

“表哥”可以上班 真相不能缺席

□沙元森

日本政府的非法“购岛”行径,引发了中国民众的抗议浪潮,关注的焦点也随之转向了钓鱼岛。当舆论的探照灯掉转方向,一些曾经的热点问题似乎又成了“灯下黑”,正在阴影里逐渐降温。

哈尔滨的大桥“侧滑”、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的手表、广州越秀区“殴打”空姐的区委常委方大国、湖南衡阳的“黄金大米”试验……这都是不久之前引发了汹涌民意的热点事件。在万众瞩目之下,这些问题最初都曾得到过有关部门或者当事人的正面回应,但是因为舆论热点的不断转换,这些问题热得快冷得也快,都有不了了之的趋势。或许不得不承认,在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关注钓鱼岛的时候,一些有问题的人或者身陷问题之中的人长舒了一口气。对一些部门而言,以拖延化解舆论监督是不得已,但确实屡试不爽,这次好像只是又补充了几个

成功案例而已。

记性不算太差的人应该还记得,在杨达才的“笑脸”和“名表”照片被网络曝光之后,陕西省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要深入地调查,杨达才本人也以“微访谈”高调回应。在很多人等待结果的空当里,方大国“殴打空姐”事件被曝光,舆论热点迅速切换,至今也未见有关杨达才调查结论的只言片语,直到有媒体按捺不住,打电话询问,才知道“微笑局长”依然“天天上班”。难怪群众调侃说:“表哥”救了客车追尾,方大国又救了“表哥”。当然,“已被停职”的方大国似乎也遇到了“救星”,关于他是否有“殴打”行为的调查也是迟迟不见结果,甚至连他本人有没有被停职现在都难以核实了。

曾经很多人相信“围观就是力量”,以为把问题拿到网上,就可以施加解决问题的动力,而现在来看,没有耐心和定力的围观还不足以构成有力的舆论监督。网络热点一波未平一波又起,使得大多数网民习惯于

“随波逐流”,而一些部门逐渐熟谙网络舆情,他们会在民意高涨的时候做积极的姿态,在民意疲倦的时候做“埋头的鸵鸟”。如果每次都是高调开始,悄无声息地结束,那么被视为舆论监督利器的网络曝光也终将疲软。

舆论传播的规律决定了,大众关注的社会热点总会此起彼伏,要求网民坚持不懈地咬住一个问题,似乎不太现实。最要紧的是,有关部门应该有自己的定力,认真地对待舆论监督,无论它是不是热点,都应做到有始有终。这既是对群众的负责,也是对当事人的负责,比如杨达才虽然“天天上班”,但是假如没有调查结论能证明他所谓的清白,那么他注定不能彻底摆脱尴尬的处境。

面对问题,解决得慢尚不可怕,怕的只是被拖延。如果舆论监督的齿轮一再“空转”,群众的热情、权力的威信将被空耗。所以,现在我们有必要回过头,重新发现那些已被冷却的“热点”。



乘坐校车也“拼爹”?

□王萌

“太不公平了,为什么只有公务员和老师的子女才可以乘坐校车,那可是纳税人的钱呐!”日前,深圳龙华中心小学一位家长给媒体打来电话,称他和其他家长看到学校有校车接送学生,乘坐校车的都是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和老师的子女。对此,学校办公室主任表示“因为公务员平时比较忙”。

这样的解释,未免太过牵强,难以服众。学生的父母三教九流,从事什么行业的都有,学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只有“公务员平时比较忙”?这趟校车如果一次性无法满足所有学生,也可以让学生轮流乘坐校车,因为公共资源是大家都应该享受的。在学校就采用这种特权划分,等于从小就给学生灌输特权思想,让学生们互相攀比,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不利的。

·网络微评·

@李振忠:校车只为“官二代”设,只是权力世袭的一次小小预演。

@云中雁:要说忙,哪个老百姓不忙?“公务员忙”显然不能成为专接“有背景”孩子的理由。

“铁栏圈禁行乞者”有违人道

□京论

9月15日,南昌市新建县西山镇举办庙会。庙会工作人员为了避免外来香客被一些不法行乞者欺骗,在庙会门口建了铁栏,将行乞者围在里面,并有专门的工作人员送水送饭。(详见本报今日20版)

“有图有真相”,从照片看来,现场铁栏上悬挂有“临时救助点”等字样的标志。铁栏上方连片设置有遮阳设施。那些坐卧于铁栏内的人们,似乎并无悲苦之色,有一些甚至笑容可掬。他们大多手持瓶装矿泉水,其用于“行乞”的钵钵,多数是新且干净的器具。这一切似乎都显示出,他们或许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流浪乞讨人员,而庙会主办方也没有要特别为难他们的意思。但尽管如此,这则图片新闻依旧成为最受关注的热点话题,受到一致的谴责。

何以如此?在于“铁栏圈禁”这个做法,不人道。即使是流浪乞讨人员,也是人,是这个国家的公民,不能像动物一样被圈在铁栏里。

任何人都没有随意对合法公民实施“铁栏圈禁”的权力。哪怕这些人自愿被圈在里面,并不代表他们自由走动、交谈以及去留的权利就可以被随意拿走。一方面,公众心理总



会推人及己,别人权利被侵害的状况必然影响到自身的权利感受。另一方面,假如“自愿”可以成为“铁栏圈禁”的理由,那么这种做法必然带来泛滥或灾难。

与此同时,“铁栏圈禁”公民的做法,也必然带来一种不言而喻的公示或羞辱意味。它在客观上形成了对于这一群体的展示,并且它是通过将这一群体与大多数公众隔离开来的方式,在公共话语体系中形成了一种分裂或差别。“铁栏圈禁”无异于一次对尊严的暴力,对情感的侮辱,对文明社会以及法治精神的叛离。

事实上,当这一幕发生在庙会活动时,

其实也构成了对这种富有公共精神的民间活动的反讽。庙会作为地方性民众活动,参与者众,贩夫走卒、三教九流都来者不拒。往古至今,还没有出现过庙会排斥“行乞”的事例。倒是在云南大理,每年农历3月28日还专门有一场针对“叫花子”的庙会,称“花子会”。

如果说近年来庙会在很多地方的复兴,本身表明社会对于这一民俗文化及精神的认同与回归,是对社会“互构谐变”的一种追求,然而“铁栏圈禁”这种做法的出现,不仅成为对庙会功能价值的贬损,也必然人为地制造差别与分裂。

此事尤须值得追问的是,“铁栏圈禁行乞者”是政府行为,还是庙会组织方的擅自作为?显然,公权力机构既不能以羞辱的方式对待乞讨者,也不能对这种羞辱乞讨者的行为袖手旁观。

即便是庙会上有假行乞、真行骗的人,地方相关部门也应通过正常的执法手段加以治理,而不能以侮辱人的方式,建立一个看似“秩序井然”的庙会环境。

唱歌死·军训晕·赌气跳

□三木

对人性有着深刻了悟的钱钟书,有很多让人笑不出来的笑谈,“人是无毛两足兽”一句,近日便得到了确凿的证实。

官渡古镇的小张和弟弟在夜市广场唱歌,忽然闯进一伙人冲他们破口大骂,双方发生口角,随后十多个年轻人手持刀具围殴,小张受伤,其弟当场死亡。这样一起恶性事件,起因说出来恐怕谁都不会相信:嫌他们“唱得太难听”!

这些只能在电影中看到的“无厘头”,竟变成了现实,真叫我不寒而栗:“不顺耳”的可以干掉,那么像三木这样长得“不顺眼”的肯定也在被干掉之列,可我又一想马上死,只好待在家里不出门了,眼不见为净,他们这样就会刀下留人了吧。这办法好是好,就是还可能有个不太妙的结局:如果再有人看着他们也不太顺眼,也要把他们取消球籍呢。自私冷

酷,追求刺激,迷信暴力正日益成为“问题青年”的通病,我给钱大师的话补充一句——人类退化为野兽时,比野兽更坏。

这一群只剩下了拳头,那一群则只剩下了大脑。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透露,北大2011级学生两周军训期间,3500名学生累计病倒6000人次,差不多每人要晕倒两次!这个消息真的把我震醒了,如果学校培养出来的都是这样的“玻璃脆”,素质教育训练出来的都是这样的“豆芽菜”,要他们去建设家庭支撑门户,要他们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,岂不是痴人说梦?一条腿粗一条腿细,这样畸形的金牌大国又能走多远?集合了全国佼佼者的大国尚且如此,其他大学估计也好不到哪儿去。“贾宝玉们”都变成了弱不禁风的林黛玉,可叫“林妹妹们”怎么活呀?

身体羸弱不堪,心理素质又如何呢?浙江金华秦先生的14岁儿子小磊才上初中,被班

主任批评小磊和女同学关系过于亲密,还当着秦先生的面责怪了一句“你太花了”,结果小磊从三楼跳下,身受重伤。

一“死”一“晕”一“跳”,病态的孩子像一面镜子,映出的是整个病态社会的镜像:暴力泛滥、娇纵溺爱、分数至上……父母、学校、教育部门难辞其咎,都必须进行深刻的反思!

科学家们这样描绘未来的人们:秃头,矮个,球形,四肢退化,我对这种悲观的预测原本是持怀疑态度的,现在却有点信了。如果未来不幸言中,我们对子孙的“爱”和“教育”最终却把他们抛到了一个暴戾、无爱、脆弱的世界上,那才是人类真正的悲剧。

